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三十一

庸 齋 林 希 逸 堂十

雜篇漁父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舡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杖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容指孔子曰彼何為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容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容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擊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

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脩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請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飾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導言謂

之語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新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頽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緇帷林名也揄杖揚杖也選人倫者東選其理以教人也行言者不告子貢子路而去行且言也遠哉其分於道者言其離於道遠也挈船篙也反走退行數步而後進也緒言微言也謂其略言而未盡也卒相某者言終以教助某也同類相從同聲相應者言此理人人同得之也釋吾之所有者言釋去吾所有之道也經子之所以者條陳世人之所宜知也釋放下不說也經條陳也四者自正各任其職也四者離位相侵其事也一官各治其一職人人各憂

其所事憂思也詩曰職思其憂是也乃無所陵乃不相陵奪也微賦不屬不屬不繼也功美不有無功也不持不能持守也春秋後倫朝觀失序也天子有司天子之公卿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非已事而強為之自兜攬也莫之顧而進之不使之言而強進其言逞口才也佞口才也析離他人之交親賊害之也稱譽詐偽者譽其所不當譽私為欺詐也敗惡猶毀辱也毀其所不當毀也毀譽出於私意為姦而已矣。○
匿姦也以顏色投人之好曰顏適無善無惡皆欲其悅已故曰面容揣人意之所欲而潛引拔之長其惡也此險人也八疵者言八者皆大疵病君子不友者君子不當與之友也明君不臣者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好經大事喜經理國家大事也紛更變異以易其常法自欲高立功名挂高也叨忝也專用其私智獨擅其事任侵人之權而喜於自用貪者也狼狽戾而不受諫也他人雖有善以其不同已亦以為不善自

矜誇也此四者人之大患也能去此疵患方可學道故曰始可教已凡此皆子處人世所宜用者故曰子之所以以者用以自檢點也

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難此四誘者何也容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歎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避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惡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脩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脩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

不知所失者言不知何過也四誘魯衛宋陳蔡四辱也處陰處靜道之喻也審仁義之間辨說仁義不同之理也同異之際是非之分也動靜之變隨時之宜也受與之度辭受之節也好惡之情喜怒之節講明

情性之理也漁父之意謂夫子之為此皆為人而非為己所以不免於四誘若脩其身而守其本真自然之道而無物我之對則無所累矣還以物與人者言以外物還之於人而一歸之自然則物我不對立也今不求之於身而汲汲於為人是務外而不務內也

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

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早湛於人偽而晚聞大道也

不精不誠不能動人即至誠感神之意也強哭強怒強親真悲真怒真親此六句甚精切真在內者神動於外言有諸中必形諸外神動者精神感動於外也事親以適者適親意也功成之美無一其迹者功成而不有無一事而有其迹也不選其具者不擇其味也無問其禮與其易也寧戚也禮者文飾於外故曰世俗之為真者天命自然之理也法天貴真而不拘於俗者不以非世俗之所好為拘也恤於人者憂不與人合也不知天爵之貴故曰不知貴真以世俗之祿為祿而甘為流俗所化故曰操祿而受變於俗如此之人但見其不足言常憮然也湛於人為溺於務外之學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合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

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類淵運車子路授綬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擊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為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過人如此其威也蕩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屨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再拜而應得無大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過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道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手

言如此其敬畏之也逆立對面立也拜而應者手揖曰拜也湛於禮義有間者言汝浸潤於禮義之學亦有時矣彼非至人不能下人者被漁父若非至人豈能使人如此降下而尊敬之也下人不精不得其真者推誠自屈以求教於人庶幾可聞其實之誨也此一句乃為學之本故長傷身者言不如此則無益於身而有損也萬物之死生皆在一道之中漁父有道者也吾尊其道所以敬之

自讓王以下四篇其文不類莊子所作讓王篇中猶有一二段漁父篇亦有好處盜跖篇比之說劍又踈真矣據盜跖篇今謂宰相曰戰國之時未有稱宰相者此為後人私撰明甚前漢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其篇數與今不同唐書只四十卷即今行於世者不知所謂五十二篇者更有讓王說劍之類手抑猶有莊子所作而不傳者

雜篇列御寇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過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吾手驚曰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重其所患夫穀人持爲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履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杖杖蹙之手順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蹇而走擊手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爲用之感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挫而本性又無謂也與汝遊者又莫與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其悟何相執也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食而遊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遊遊者也

奚方而反言在何所而回也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其人敬已不待買而饋之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此聖門之言內誠不解誠積於中而未化也解化也謀動也形謀形容舉動也成光者有先儀也即積中發外之意而此以爲有迹之學外鎮人心者鎮服也言我未能無迹故人得而見之所以心服而敬我也趙州曰老僧修行無力爲鬼神覷破即此意也貴者老者則人所敬我今非老非貴其人反輕彼而敬我言敬已在於貴老之上也蓋聚也積也此等事積而久之必成患害言名迹愈露則不能逃當世之患也多餘之贏言其求利惟欲多欲有餘而已贏剩也世之有力量者則能輕重人貴漿微者也初無權力可以輕重人也而能敬我如此況爲君者身方勞而智已竭必將求我而用使我効其成功此所謂整其所患也効獻也替人喜之故曰善哉觀乎言汝於此具一隻眼也又曰汝止矣謂不必出外矣人將歸向守汝而

爲師矣處止也已助字也保守也歸者衆而守其門也此一保字便已有不足之意蓋替人之見又高一層也戶外之履滿從學者衆也杖蹙之手順堅立其杖而拄之於順也蹙拄也賓者主賓客者也提履而走古人坐於席必脫履而後入急於善習人故不及穿履也發藥者言教誨開發而藥石之已矣休言之意我前此已言人將守汝矣汝不能使人無保汝者即所謂忘我易使人忘我難也而爲用之者言汝之所爲何以至此者人之感動而悅豫於汝者必汝不能自吃使乖異出見乎其外而致然也故曰感豫出異也汝既如此非惟形見於外者不能自隱必且感觸搖動汝之本性其於身尤無益也無謂即無益也又尤之意也與汝遊者汝之朋友也所學未至其言淺近故曰小言其言皆能爲人之毒害又無以與汝相規正者則汝終無所覺悟誰復問汝爲如何也相執相誰何也相借問之意也凡世之人其巧者必

自勞其智者必自苦唯體道自然而不用其能者則於外物無所求但飽食嬉遊而已泛乎若不繫之舟言其心無所係著也其歸結即在虛字上虛則與大虛為一而遊於物之初矣無能即無為之意也

鄭人緩也呻吟表氏之地祇三年而緩為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程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為墨者子也聞胡常視其良既為秋稻之實矣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夫人以己為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非飲者相梓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自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適天之刑

呻吟歌詠也祇三年恰三年也河潤九里以此喻其澤及人之廣也以其餘資使其弟從墨者而學之緩為儒而弟程為墨學既不同遂有辯論之異父愛其弟而助之緩怨其父而自殺遂見夢於其父曰資給汝子以為墨者我之餘澤也今兄弟既爭

而自殺我之墳上松柏已成而生實矣言其死之久也良或作壞音壞家也聞胡常視其良者言何不視吾家也聞與胡皆何也舉此舊事莊子遂從而斷之曰緩以為使其弟學墨者我也而不知造物之於人自有報應之理不以人之能者為應而以其人之所得於天者為應彼之學墨而能墨是造物以其天應之非汝以人力資給之而能也彼故使彼上彼字造物也下彼字指其弟程也夫人指緩也以己為有以異於人謂以其學儒而澤及三族有過人也以賤其親者怒其父也言天實使彼能墨而緩乃以為己能而怨其親是不知天也非果出於自然者也梓相爭也齊人飲於自然之水而因水相爭此水豈汝之私有邪其所見亦與緩同今世之人皆不知天而以私意自爭故曰今世之人皆緩也看彼故使彼并飲以下言語便是莊子文章讓玉而下四篇安得此語有德者且以造物為不可知而況得道者乎莊子之

言每謂一層之上更有一層故以有道有德為分別適天適棄其天理刑者得罪於造物也此句責緩之徒也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眾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

所安者自然之理也所不安者人為也勿言難者謂難於忘言也知道而至於忘言則與天為徒矣知道而未免於言則未離於人為猶有迹也古人則純乎天而不人矣之即也往也之天之人歸於天歸於人之意

朱泮漫學屠龍於支離蓋早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

單殫也言竭其千金之資也學雖成而無龍可屠此意蓋自喻莊子之道廣大而未有所施也

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眾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噴於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

不必者不可知者也。以不必者為必，即知其所以不知也。無兵無爭也。眾人以不可必之事而自為可必，故多爭競也。用兵爭之大者，故舉其大者言之。人若順其爭競之心，則其行於世者常有求敵之意。言物我不能忘也。故曰：順於兵，故行有求。以知力之爭而自恃，而必至於亡其身，而後已。故曰：兵恃之則亡。

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敵精神乎寒洩而欲兼濟，導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瞑乎無何有之鄉。

苞苴饋遺也。竿牘往來相問勞者也。此皆寒洩不足道之事。彼小夫者，蔽其精神以此為智，而欲兼濟天下，轉導萬物以合於太一之始，無形之妙，豈可得邪？形虛即無形也。其所見若是，則上下之字古今往來之宙且迷惑而不知，蓋為形迹所累而不知有太初自然之理也。惟至人則歸其精神致於無物之始，而安處乎無為之地，甘

美也。願睡也以美睡安處也。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為知在毫毛而不知大寧。

水之流也。人皆見其有形而不知其實出於無形，言自無而有也。及其發泄而去也，人又不知其歸於太清也。太清即太虛也。此意蓋以庸人不知事物之終始，如觀水然。故曰：知在毫毛，言其所見者小也。大寧，大安也。即無為自然之理也。悲哉乎三字，在下句汝為之上，歎其見小也。

宋人有曾商者，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悅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搗項黃，誠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瘍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宜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困窘織屨，言貧賤而自織屨也。搗項黃，誠言其老也。項，搗瘦而無肉也。黃，誠髮黃而被耳也。瘞，亦癰類也。癰，瘞在上，瘞疾在下。

賢愈下而賞愈厚也。以舐痔得車，鄙之言其污辱不足貴也。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國其有廖乎？曰：殆哉。坂乎仲尼，方且飾羽為畫，從事華辭，以支為首，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宜汝與子，順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偽非所以視民也。為後世慮，不若休之。

貞，固足以幹事。詩曰：為邦之幹，貞幹猶賢輔也。有廖者，言國之弊病可得而醫也。坂，危也。殆亦危也。殆哉，坂乎危之甚也。畫，采色也。物既加以采色，而又以羽飾之，言其文飾之甚也。華辭，華靡之言也。以支為首，謂其所主之意不知本也。忍性，矯激也。視民臨民之上也。不知不信也。自不知其不真實也。受乎心者，其心著乎此也。宰乎神者，其神識以此為主宰也。夫何足以上民者，言不足以長民也。彼指夫子汝指哀公也。言謂彼有益於汝，手故曰彼宜汝歟。願養也。言汝若以彼為賢而養之，無益於汝。

必誤於汝誤而可者猶言誤則有之也今若使國中之民皆離真實而學詐偽非所以教民也視教示之也若為後世而慮不若已之休已也

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雖以事齒之神者弗齒為外刑者金與木也為內刑者動與過也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

民可以不治治者有心於治之則難治矣故曰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有心而治者也施施政也布陳也天布即天經也有心於施政教則非天經矣譬如商賈之人為士者必不肯與之為齒縱因事偶然相與聚會而為齒列而其胃中之神亦有不樂之意譬彼有為之人有道者亦不肯與之齒矣此蓋以商賈喻仁義之學者外刑者刀鋸三木內刑者動與過言人身之舉動過失與刑戮同也訊鞠問也陰陽食之者有造物之譴也食如日食之食病之也外

刑一句形下句也離麗也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願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懷而達有堅而經有緩而針又皆干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離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厚貌深情言矯飾之貌未易見隱伏之情未易測有貌雖朴願而情實求益利者有曾中亦抱所長而外不似有能者不肖不似也有柔順懷急而反達理者縱纏繞也有似堅剛而實軟弱纏繞者詩云昔為百鍊剛化作繞指柔纏繞指也針急也有若寬緩而實褊急者此皆言人之不可知也其就義若渴者言其進銳其去義若熱者言其退速也即是進銳退速一句如此下得便奇特相去遠者易至相欺故以遠而

觀其忠近而親者易至於褻慢故以近而觀其敬劇劇者才易困故以煩使之而觀其能見未明者對答必遲故卒然問之觀其智期約之急易至於失信故急與之期而觀其信臨財易至於苟得故委之以財而觀其仁此仁字與道字同患難易至於苟免故告以危而觀其節酒能昏人故以醉而觀其威儀則儀則也色能惑人故以雜處之而觀其自守微者驗也以此九者而驗之則賢與不賢可見矣此一段議論甚正乃借為孔子之言可知莊子非不敬孔子也

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墻而走執事不執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舞三命而名諸父執協唐許偃背曲也偃腰曲也俯身伏於地也言爵愈高而身愈下也循墻而走不敢當正路而行謙也世有此賢者則人孰敢不以為法軌法也而夫者彼丈夫也呂鉅矜矜之貌也車上舞者言輕挑也名諸父者驕其

宗族呼叔伯之名也唐堯也許許由也堯讓天下於許由而且不受此等小人所得能幾便驕矜如許豈知有唐堯許由之事乎協合也以我與唐堯許由合而觀之則可見輕重孰協者言彼又孰能合而觀之也

賦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及其有眼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

此數語於學道人分上最為親切禪家所謂滲漏心又曰第二念便是此意德為德也為德而知其為德則是有心矣此最為學道者之害故曰賦莫大乎德有心於其有心之中而又有思前算後之意喻如心又開一眼也此謂之滲漏謂之第二念以此有眼之心而視其內則千差萬別紛紛擾擾不復知有渾然者則無緣可以成道矣故曰敗敗不成也
凶德有五中德為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叱其其所不為者也
凶德有五心耳目鼻口也中德心也言耳

目鼻口之害不知在心之害故曰中德為首有以自好言我有所能也叱管也謂也以此之能而誦人所不能則此心不可擊道矣圓覺云不重久習不輕初學大慈云切不得道我會他不會便是此意

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鬻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補偃伏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知慧外道勇敢多怨仁義多責達生之情者愧達於知者序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

窮有八極言有所恃者必至於窮達有三必言懷然不足者有時而必達美貌美也鬻有鬻也房玄齡云李緯如鬻鬻是也長身長也大腰圍大也壯有力也麗有華采也勇氣盛也敢志堅也此謂八極言八者皆過人必以此自恃而其終也至於窮緣情柔順不得已於事之意偃伏隨倒隨起之意困畏有所困厄而憂畏也此三者比之他人皆不如人而必至於通達言其與世無競人必喜之也此皆莊子矯亢之論

形有六府言人身之中有此六箇蘊畜也府藏蓄之地也知慧一府也外通者以其知慧用於外而求達也勇敢一府也恃力者必多怨仁義一府也以仁義求名必多憂責愧音魁達生一府也達有生之理必愧然自高達知一府也達眾人之智見必每事而消詳之月音消達命一府也在天者為大在己者為小達在天者則隨順之聽自然也達在己者則隨時所遭皆歸之命遭者猶有得失奉命之心隨則無容心矣此二者自有分別所言六府而末後命字細釋為兩句此亦文法也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釋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整粉夫

驕稱者驕矜而有獲得莊子之意也。驕也。驕也。蕭蘆草也。與編曲字同。恃此而食以此為貨也。取石鍛之。悉其珠而毀之也。此意蓋喻人之求富貴者。皆老道也。皆欺君也。其君覺悟則必遭誅戮。其微之有殘食無遺也。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粃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

與前篇龜曳泥中意同。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齋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奈彼與此何。其偏也。

此意蓋譏當世厚葬之人。奪鳥鳶而與螻蟻見之偏也。此言雖過。非真達理者。未易及。

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微微其微也。不微明者。唯為之使神者微之。夫明之不勝神。

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萬物之理本平。我以不平之心而欲平其平。則其平者亦不平矣。萬物之理一一可驗。我以不驗之心而驗之。則其可驗者亦不驗矣。故曰。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微微其微也。不微微驗也。唯為之使者言其莫之為。而以為或之使者。則是以無心為有心也。明者之自累。每如此。至於神則聽其自應。驗而已。明之不勝神。言人之有為不能勝無為也。愚者恃其私見而入於人。為每每求功於外。不亦悲乎。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三十一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三十二

高 齋 林 希 逸

雜篇天下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烏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死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為思。以義為理。以理為行。以樂為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操為驗。以稽為決。其數一二三四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為常。以衣食為主。善息善藏。老弱孤寡。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闢。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導志。書以導事。禮以導行。樂以導和。易以導陰陽。春秋以導名分。其